

没有“班味”的阿勒泰

《我的阿勒泰》火了，成了无数城市白领心中新的“诗和远方”。原著作者李娟也火了，这个纯文学作家拿了多个国字号的文学大奖，但真正出圈的还是她在接受采访时的只言片语。

为什么45岁的李娟显得如此年轻？她的回答是：“因为我不上班，没有孩子，不用为家人考虑太多，在物质方面也没有太高的追求。”

“没有班味”成了李娟身上最大的标签，或许无班可上正是阿勒泰迷人的地方：山野的风穿过四季，紫色梦幻极光缭绕，白云蓝天，靡靡春草，牛羊四围，岁月幽静，人生活淡。

其实我也悄悄搜了一下飞往阿勒泰的航班，被低性价比劝退了。再之后，网上开始热传旱厕的照片，又劝退了一波人。事实上，阿勒泰的边疆身份，承载不起年轻人伊甸园的定位；纯净的背后是粗粝，单纯的底下是闭塞，人际关系的简单背后是没有人，这是一个硬币的另一面。《我的阿勒泰》里没少

描述戈壁荒原里的孤寂折磨，诸如，一对夫妇几十年守在荒漠里的旅店，沙漠上摩托车开不了几里就遭遇没油的风险。只是李娟以一个高中辍学生的狡黠的视角娓娓道来，显得魅力十足，特别是还有那种“没有班味”的圣光加持。

粗粝的远方真的能带来内心的纯净吗？最近武大一女研究生火了，原因是她成功“上岸”甘肃的选调生，却不同意被安排到了嘉峪关的市直机关，之后毅然辞职，还写一篇贬损当地的小作文——《山花寻海树，不如就春风》。她说：“火车上总是睡不着，然后觉得自己像黑奴。”她说：“觉得自己像妓女，只不过是出卖自由和灵魂。”她借导师之口说：嘉峪关没有男人配得上她，“不允许我的孩子当野妇”……

不知道嘉峪关怎么难为这位天之骄女了，她

竟然要用“妓女”“黑奴”“野妇”来比喻自己在当地的处境。我善良地猜想，可能是边城的巨大的落差刺激了这位名优生对“诗与远方”的执念。遥远的边塞给城市人带来的巨大冲击，连选调生编制都无法治愈，更别说没有编制的阿勒泰。

一切现代生产方式带来的机械生活，需要对田园牧歌的幻想来心理补偿；而所有的田园牧歌的生活，都会在灯红酒绿的、便捷的现代都市生活方式中败下阵来，无一例外。哪怕是李娟散文里面的母亲，也不愿意呆在阿勒泰，之后到了乌鲁木齐，甚至对仅仅去过一次的台湾念兹在兹。

对田园、荒野、草原有执念的文艺青年，不妨默念一下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：城市，让生活更美好，这的确是颠扑不灭的真理。

同样是描写蛮荒异域，我却更喜欢50年前台湾女作家三毛笔下的撒哈拉沙漠，那里大气磅礴、高天壮丽，能感到人与自然、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生

命的张力。李娟笔下的阿勒泰，却总是有一种小市民之间的狡猾、算计、狭隘以及自以为是。李娟的卖点就是“没有班味”，但她采访时坦露出来最喜欢干的活是在流水线上打螺丝，其实，李娟还是逃不脱阿勒泰荒凉掩饰之下的“班味”。“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”，破CBD中“班味”易，破山中“班味”难。躲进阿勒泰的旷野，还是没有走出PPT+PUA的阴影。

“没有班味”成了考编时代的妖娆的文学卖点。不结婚、不上班，活出了岁月静好；既要、又要、还要，隐藏着人生新精彩……种种复调和矛盾，在年轻人心里反复默祷，像是祝福，又像咒怨。

没有“班味”的阿勒泰，也没有编制。阿勒泰能治愈什么，也许要看你想治愈什么。✎



沈彬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假装专家，低空观察

粗粝的远方真的能带来内心的纯净吗？